



陶勤之 著

天涯绝情剑

安徽文艺出版社

陶勤之 著

天涯纯情剑



目 录

上 集

- 第一回 定奸计川岛霸师妹..... (1)
报父仇秀子嫁义兄
- 第二回 闯古塔金笛弄险..... (29)
探地穴正彪遇难
- 第三回 一阵风夜入立煌县..... (54)
青秋子被困新驷山
- 第四回 薛金虎一上九宫山..... (76)
何仙姑大闹武宁县
- 第五回 铁拐李采花通山县..... (99)
薛金虎二上九宫山
- 第六回 六安州川岛问计..... (120)
夫子庙三郎道谜
- 第七回 川岛夜宿西河店..... (142)
金笛大闹刘家院
- 第八回 刘望东西河戏义女..... (164)
吕金娘漫水识色狼
- 第九回 白令森献计西河店..... (187)
江天禄夜出夫子庙

- 第十回 报父仇智上司空山..... (209)
探虚实计入六安州
- 第十一回 薛金虎大闹九宫山..... (231)
铁拐李北上立煌县
- 第十二回 四侠巧布太平阵..... (252)
八怪大战青城帮
- 第十三回 张果老骑驴戏四侠..... (272)
青秋子挥鞭战八怪
- 第十四回 江天禄拳打铁板脚..... (292)
刘一娘脚踢螳螂爪
- 第十五回 铁板脚命丧下落山..... (313)
螳螂爪魂归三元店

下 集

- 第十六回 孙飞虎智炸九墩塘..... (335)
欧阳天义悔小南海
- 第十七回 毛狗洞飞虎收徒..... (356)
鹰愁涧八怪遇难
- 第十八回 假投降佐滕中计..... (377)
真寻宝牛氏丧生
- 第十九回 吕洞宾计骗草上飞..... (397)
水上漂智戏铁拐李
- 第二十回 川岛大战长冲岭..... (418)
秀子夜宿白大坂

第二十一回	刘一娘计请白令森 司徒哈巧要佐佐木	(440)
第二十二回	李乐生大战白门冲 江天禄遇难三元店	(461)
第二十三回	大个子退守小华山 刘望东被放白大坂	(480)
第二十四回	吉野暗入六安州 井田夜进夫子庙	(501)
第二十五回	阿部重建九墩塘 井田落水东涪河	(521)
第二十六回	青秋子计戏林旋风 吕洞宾巧探白骨洞	(540)
第二十七回	张果老说笑戏仙姑 殷铁吴洒泪救手足	(560)
第二十八回	何仙姑归天吐真情 张果老舍命报知音	(580)
第二十九回	铁拐李落泪皋陶祠 韩湘子吹箫六安州	(600)
第三十回	皋陶祠同胞联手 小南海手足释仇	(621)
第三十一回	大个子成仁小华山 小个子脱险鹰愁涧	(642)
第三十二回	金家寨令森遇险 莲花台川岛归天	(660)

第一回 定奸计川岛霸师妹 报父仇秀子嫁义兄

傍晚，太阳刚沉下去，月牙儿便像把梳子似的挂在半空，虽说只有半边，离满月之日还远，但也一样地把柔和清澈的月光洒遍人间。大别山的山峰、村庄、小城、河流全都蒙在一团朦胧缥缈的轻纱薄雾之中，显得是那样的神秘和迷人。在银色的月光中，潺潺的老淝河从大别山上冲下来，一会儿散成一片广阔的湖泊；一会儿又像一条脱了缰的野马，箭一般的向前冲去；一时又温顺得仿佛在默默地沉思着；那河水沿着弯弯的河道向前流淌，淙淙的水声似在弹奏一曲优美的山歌。河面上，一叶小舟劈开河水卷起的旋涡，向皋城方向急驶而去。船头上一位青衣少女，手拿长长的竹棍，棍打急流，有节奏的响着。随着节拍，少女轻轻地哼着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来：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少女红唇乍绽，先是吟诵，既而以大别山区的民间小调轻轻地唱了起来，“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腰；罗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少女唱完，突然见一只小船逆流而上，船上一位白须过胸、银发苍苍的老人微笑注视着她，频频地点头。

少女见这老人似乎听到了她的歌唱，而且意会这首词的

背景和含义，便头一低，嫣然一笑。因为这首词点透了达官贵人狂欢、放情恣意寻乐的景象。少女为什么会吟唱出这首词来，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也许是因为她所见大半个中国被异国他帮的人占领，而另一些人还在醉生梦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愤然于心，有感而发吧。

两船渐渐相近，少女见那老人虽已年迈，但却精神抖擞，神采焕发，知道是位世外高人，心中一顿，不由得想起下山之时，师傅一再告诫她：江湖上若是遇到鹤发童颜的人，一定要敬而远之，否则后患无穷。……

“姑娘，唱得不错，不错！”那老者来到近前，轻捻胡须，微微笑着赞道。

少女见老者夸奖她，心中一愣。果然他听到了她的歌。因为她唱得声音极低，几乎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自己在唱歌，而这老者开始却在很远的地方，且浪涛之声喧哗，如果没有雄厚高深的内功修为，又怎么能做得到？

“前辈过奖，晚辈适才随口哼哼，实在说不上一个唱字，不曾想打扰了前辈行程，晚辈这厢陪礼了。”少女说着，双手一抱，置于腰间，向老者道了个万福。

老者见那少女秀美娟雅，轻盈多姿，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小孙女来。如果要是小孙女在这里，与这少女岂不是天生的一对！但国破家亡，亲人离散，此时此刻也许只有苍天晓得他的孙女在什么地方！老者轻轻地叹口气，好似有无限的伤感愁怅。

少女见老者叹气，好生奇怪，正想询问何故，不料老者却抢先说道：“姑娘，老夫猜想你是要到皋城打尖歇脚吧？”

少女点了点头。

“难道姑娘不知道皋城已被东洋武林第一高手川岛正一带兵占领？姑娘此去，岂不凶险得很吗？”

“谢谢前辈提醒。”那少女说道，“晚辈姑母家住皋城，此去有姑母照应，想必也没有什么大碍。”

老者一捋雪白的胡须，笑了笑，“这就好，这就好！”

少女脸一红，似乎看出老者不相信她的话，手中竹棍轻轻一拨，小船一转，给老者让开一条道儿。

老者也不客气，脚尖一点，小船船头呼地翘起，直向少女乘坐的小船冲了过去。

少女一惊，正要拨转船头，避开老者的冲撞，谁知那老者虽然逆流而上，但却来得快疾。未等少女船头调转，那老者已来到近前。两船相距，近不盈尺。老者手臂一长，呼呼三招袭向少女。这三招看上去轻描淡写，寻常得不能再寻常，但每一招每一势却凝聚着老者多年的修为，蕴含着武林最上乘的功夫。

少女反应迅捷，竹棍一横，连接三招。虽然一招也不曾化解，但也令老者大惊。因为自他出道以来，在武林之中，能接他三招的人确实没有几个，又何况此人是位十七八岁的少女呢？更令老者吃惊的是，少女的第一招使的是“伏虎十八棍”中的第十三招“虎穴龙潭”。“伏虎十八棍”是清朝末年四平山天帝庙得道高僧悟净所创，悟净以“伏虎十八棍”曾独步江湖数十年。悟净死后，江湖上再也没有见到谁会“伏虎十八棍”的功夫。老者本以为此棍已经失传，没料到今日亲见，心中怎能不惊。再说那少女招未使完，便突然变势，一招“神龙摆尾”，棍头一转，几乎点中老者穴位。

老者愣了一下，不料少女的第二招已卷到，这一招是“皋城十二笔”中的“春”字笔。皋城十二笔是当年夏老邪所创。夏老邪原有个哥哥在皋城开个笔厂，制做的“一品斋”毛笔驰名中外，堪称文房一绝。而夏老邪对哥哥的笔厂一点兴趣也没有。但他对哥哥生产的十二种笔的名字却极有兴趣，整天揣摩思忖，终于创下了打遍江湖的“皋城十二笔”盖世武功。如果说悟净的“伏虎十八棍”讲的是“刚”，那么“皋城十二笔”则讲的是“柔”。这功夫由少女使来，看上去软绵绵的，但实际上却杀机四伏，令人望而生畏。

少女的第三招更令老者吃惊，因为这一招中不仅有“打狗棍法”，而且有“越女剑法”，还夹着“天山摘梅手”的纯熟功夫。

“雪花公主是姑娘什么人？”老者轻轻地问道。

“是晚辈恩师！”少女收势答道。

那老者愣了一下，心中暗想：怪不得你小小年纪，竟然能在一招之中揉进了三大帮派的最上乘的功夫。他知道武林中的一二流人物，一招之中也只能变换一二种上乘功夫。而这少女能有如此武功，如果不是名师指点，也是有极巧的机缘，否则那第三变中的“天山摘梅手”之功，是无论如何也使不出的。

“怪不得，怪不得！”老者轻捻胡须，以赞许的口吻说道，“雪花公主能在晚年调教出你这样的徒弟，也是她的福气。日后见到你师傅，就说老夫祝贺她老人家收了一个好徒儿！”

“请问前辈高姓大名……。”

“老夫的名字早就抛在了九霄云外，不提也罢。”老者

捋了捋胡须，打断少女的话问道，“姑娘是不是自幼就在雪花山学艺？”

少女见问，淡淡的忧伤流露双眸，叹口气道：“听师傅说我一周岁时母亲去世，被恩师救上山的，以后就一直在山上跟随恩师。”

“你是姓刘吧？”老者问道。

少女点了点头，说道：“前辈怎么知道小女姓氏？难道前辈和恩师相识？”

那老者笑了笑，随即却又情不自禁地叹口气，好似在回忆什么难忘的、但已经是时过境迁的事情，“姑娘，江湖凶险，多加小心的好！”

“多谢前辈……”少女正要相谢老者指点，但转瞬间老者已轻舟调转，逆流而去。少女见那老人也不划船，而小船却能破浪疾行，心中一愣。不多时那老者的身影已消失在淡淡的夜幕之中，她这才竹棍点水，拨转船头，顺着滚滚的河水向下游驶去。

突然，少女心中豁然一亮，急忙回头追寻老者远去的方向，自言自语道：难道是他？记得恩师密室中有两幅图像挂在墙壁上，一幅年轻英俊，一幅却白发苍苍，年近古稀。那两幅画像都是出自恩师一人之手，画的是同一个人。那年老的人多么像适才过去的老者阿！如果恩师没有见过此人，又怎么画得那么传神，那么逼真呢？师傅常呆呆地注视着那画像，好似在回忆过去。如刚才的老者确是画像上那人，师傅和他一定有着解不开也理不清的关系。也许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男女之间的恩恩怨怨……。她在幼小的时候就发誓，一定要找到画像上的人，向他述说师傅的思念之情，将请他上山。

如果他不来，就把他抓上雪花山。她没有想到，师傅所思念的人，功夫居然是那样的了得，也许只有师傅才能和他打个平手。她想追上老人，但早已不见踪影了。她不由得叹了口气。

一时，少女划着小船来到下龙爪，一片茫茫芦苇挤挤挨挨，摩肩接踵，此起彼伏，在皋城的后门旁、滚滚的滹河东岸结成了一道弹性的城墙。疾风卷来，它们一齐摇曳着，发出哗哗的声音，好似在紧张地传讯：“风来了，浪来了。”疾风将它们压得深深地低下头，然而它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疾风一让步，它们便立即又昂起了头。恶浪也只能望着这不屈服的芦苇丛，远远地咆哮着。少女转动船头，驰进苇滩。苇杆擦着小船，沙沙有声。柳絮似的芦花，轻轻地落在少女的衣服上。几只刚入窝的水鸟，被突如其来之不速之客惊起，扑啦啦向滹河的下游飞去。小船驶到芦苇深处，少女见离河岸不远了，这才竹棍入水，深深地扎进河底，好似一根桩子似的立在船旁。少女提起缆绳，系在竹棍上。就这时，一艘挂着“太阳旗”的汽油船“突突”地劈开滚滚河水，向下龙爪码头驶去。少女急忙隐身芦苇丛中，待汽船去得远了，这才脚点小船，轻轻地跃上岸岸。

一道长长的铁丝网，孤零零地立在城墙上，将皋城紧紧地裹住。这皋城也叫六安州。原是上古时期颡顼之子皋陶的封地，历经数千年沧桑，虽然面貌变化不大，但地理位置却十分的重要。日本人占领武汉三镇之后，便派精兵攻打皋城。不久皋城失守。日本人把这一扼制中原腹地的小城作为攻占大别山的指挥中心。城内驻扎着日军的一个旅团，旅团长川岛正一少佐，是位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出身日本武林

世家，对中国各派武林的功夫，不仅“熟”而且“精”！对中国的武功，他可以称得上“家学渊源”，因为他父亲川岛一郎早年曾两次涉足中原。第一次川岛一郎到中国，就像当年的唐三藏到西天取经一样，拜倒在中国武林各大帮派的门下，虚心向各派掌门大师和江湖上的好手求教。大师们见他远涉重洋，虔诚求艺，便耐心地将功夫传授给他。渐渐地他便学到中国各帮各派的功夫，他暗暗发誓，要融中日武功于一炉，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创一套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功夫。回到日本后，他细心地钻研在中国学到的或偷劫到的武林秘籍，苦苦地思索，经过数年的浸淫，居然创下了一套技压东瀛的上乘功夫。初显身手，便居然打遍日本武林，没有遇上能接他十招而不败北的好汉。自此川岛一郎高傲地给自己起了个“川岛求败”的名字。

川岛一郎又第二次来到中国。这第二次来，一是要在中国一展雄威，虽然自己的功夫是从中国学的，但他觉得自己后学先进，他要让中国武林知道川岛求败的厉害；二是他另有一项任务，由于他武功盖世，早已被东京特务机关看中，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紧张的培训，已经使他成为一名“胜任”的高级特工。日本人看中了中原心脏，希望他能靠一身功夫和计谋拿下大别山中与日本人作对的武林各帮各派，成为东洋人的助手，为兵吞中原做准备。这样川岛一郎在大别山挂出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牌子。川岛一郎虽然狂傲到了极点，但并没有忘记他的功夫源出中国。在日本虽然未曾遇到对手，但在中国究竟怎么样，他未曾试过，心里自然没有底。他又哪里敢大意？他令自己的左右手宫本和山本，在大别山重镇金家寨城北的塔子河边的莲花台立擂对敌。自己则

易容改装，行暗杀于各大帮派之间。企图嫁祸于人，挑起大别山武林各派的纷争。川岛一郎初试成功，连伤了伏牛帮、桐柏帮的几位要员，正准备坐收渔翁之利，不料诡计被武林人识破，终于命丧莲花台，魂散大别山。

川岛一郎死前曾留下遗言，要儿子川岛正一一定为他报仇雪恨，否则就不是他的儿子！

川岛正一不仅有乃父之风，而且比他父亲还要精明。他知道，要报杀父之仇谈何容易？他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是自己要练一身盖世神功。如果连东洋都打不出去，又何况中国；二是要依靠中国人对付中国人。过去他瞧不起中国人，视他们为猪，连狗都不如；现在他痛恨中国人，他没有想到他一向所崇拜的偶像——父亲，会死在被他瞧不起的中国人之手。为了报杀父之仇，他不得不把父仇深埋心中，以屈求伸地广交被他瞧不起的中国人。

他数年如一日地苦练父亲留下的拳谱、剑法。在东洋他或拜师，或偷拳，融百家于一炉，终于创出一套“春江花月”拳法。此拳大成之后，他从日本的北方打到南方，居然没有人能和他对拆上十招。虽然如此，他仍不满足，又拜倒在日本柔道高手的门下，苦练武功数春秋，这才准备渡海征西，到中国报杀父之仇。不料此时中日战争全面打响，他便成了他父亲一样的人物，潜入中原。他靠一身真功夫和几个助手的鼎力相助，很快被日军第十三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看上。荻洲立兵得知川岛正一的父亲死在中原，便将他派驻大别山门户皋城，让他统领着几千日军和投降到日方的汉奸军队。此外，又给他派了两名日方要员，一位名叫阿部三郎，任宪兵司令，掌握着皋城的治安大权，另一位名叫吉野，任特

工队长，则指挥着潜伏在大别山各地的日本特工人员。川岛心里虽然不快，但也不敢不接受。他知道，自己的人马正坐在火山口上，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他不得不把父亲视为左右手的宫本和山本的儿子派往苏家埠和叶家集这两个小镇，与皋城成鼎足之势。一旦哪方有难，另两方均可以出城相救。

白天川岛处理军务，操练兵马。一到夜晚便换上夜行衣，从地下通道潜出皋城。川岛知道，要蚕食大别山，报杀父之仇，首先要做的是应该摸清大别山的底细。这个底细不仅是大别山的地形，更主要的是大别山的武林各帮各派的功夫如何。这些武林人物大都倾力为中国军队服务，尤其是搞情报，破坏日方要害部门，都极为厉害，对他构成很大的潜在威慑。他虽然在夜间曾多次与大别山的不少高手较量过，但他却觉得他们只不过是三四流的人。而一二流的高手他却一个也不曾照面。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尤其令他头疼的是他听说大别山有一位被人称做武林泰斗的李天虹，而此人武功到底怎样，与他父亲的死有没有关系，他却还不知道。最近，大别山的好几个日本特工接连被杀，而且手段非常了得。他要吉野火速查清是什么人干的。吉野去了数日，回来告诉他，是一位外号叫金笛女侠的人所为。

“金笛女侠？”川岛习惯地摸着仁丹胡须，自言自语着。

“据说她是雪花公主的女弟子，手使一把金笛。功夫确实不凡。”吉野介绍道，“雪花公主和大别山的李天虹齐名江湖，据说二人本是同出一师门下，但已有几十年不曾交往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没有查清楚。不过，在下看来，定

是男女情感的纠缠。”

川岛哼了一声，好似吉野的话触动了他的什么隐私似的，脸色一沉。吉野一愣。自从他出任特工队长以来，一直在川岛面前陪着小心。但川岛却对他似乎不大信任。他真想离开皋城，调到其他部队去。可是他来之前，荻洲立兵一再告诫他，无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一定要讲究一个“忍”字。因为大别山少不了川岛，也少不了他吉野的特工。

吉野退下后，川岛正一在心里想，既然金笛女侠是雪花公主的高徒，我何不会一会这女魔头：如果把这女魔头捉住，雪花公主定会出手相救，那时……。川岛正一想到这里，突然嘿嘿一笑。好似他已捉拿住了雪花公主，而大别山的武林泰斗李天虹也正在出手相救他多年没有交往的师妹。并且还不知道这是他川岛正一的诡计。

川岛知道，这二人在中国武林界是举足轻重，能呼风唤雨的人。如果将这二人捉拿，有他们做为人质相挟，这中原地带，武林各派还不是在他手中控制着。那时，他要长就长，要短就短，到时候不仅荻洲立兵不敢小瞧于他，就近冈村宁茨，甚至东条英机也会视他为座上宾。川岛想到这里，不由地又摸了摸仁丹胡须，好像他此时正坐在东条英机的会客厅里，和那位统治东洋的大人物会晤谈心。

突然，川岛觉得脚下一紧，无意之中把他吓了一跳，一看，原是一只雪团儿似的狮子狗，咬住他的裤脚。那狗使劲一拽，脖子上的银铃“咣啷咣啷”地响着。川岛正要发怒，抬头见一少妇跟了过来。那少妇约十八九岁年纪，身着和服，脚蹬木屐，黯黯地走到川岛身边，抱起狮子狗，向川岛正一重重施了一礼说道：“对不起，正一君，打扰你了。”少妇

甜甜地，醉人地说着；同时用她那美丽、粉白的纤指轻轻地梳理着狮子狗的长毛。少妇的纤指上，除了一只极普通的金戒指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装饰物。一套雪白的和服紧紧地裹着她那丰满而又修长的身子，使她那甜蜜得令人难以描绘的脸蛋儿，显得更加迷人、可爱。一对乌黑、多情的眼睛上方，两道弯弯细长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就的一般。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她的眼帘低垂时，给她那粉红的双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她那俏皮的小鼻子细巧而挺秀，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如银的糯米牙。少妇那一起一伏的丰满的双乳之间，露出的肌肤，好像洁白的羊脂一般。

少妇一边梳理着长毛狮子狗，一边说：“正一君，你又要出去？”

川岛愣了一下。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又要出去？”

那少妇垂下眼帘，一时又睁开眼望着川岛，慢慢地将目光从川岛那张令人胆怯的脸上移到狮子狗身上。此时，在少妇的心里，她怀里的狮子狗比川岛正一可爱多了。她轻轻地用纤指捋着狮子狗的长毛。

“因为我是你妻子。”少妇轻轻地，温柔地说道，“我这个做妻子的，不能不替丈夫和自己想一想。”少妇说着，轻轻地叹口气，“在这个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关心你，还去关心谁呢？我不想再失去……”

川岛见少妇说着，慢慢地，忧伤地闭上迷人的眼睛，心里不由得一酸。将少妇轻轻地搂在怀里。突然川岛正一扳着少妇的肩头说：“你刚才说的都是心里话吗？你心里是不是在想着他……”

少妇轻轻地叹口气，缓缓地转过脸去，一时方才说道：“有时，我真想将心掏出来，让你看一看，是不是还装着其他人。在我献身于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的别人的位置也被你同时占去。”少妇说到这里，叹口气后又说道：“当然，谁都有难忘的过去……你不也是如此吗？”

川岛听了少妇的后一句话，身子突然一颤。那少妇好似觉察到了什么，深沉地望着川岛说：“我的一切都给了你，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不错，我过去曾经爱过一个人，但那都已成为过去；再说也并不是我的过错。我和那人相爱时，你还不知在什么地方，你总是拿这件事刺伤我的心，难道你不知我是多么难受吗？”少妇说着头一歪，两颗泪珠儿缓缓地滚落下来……

川岛心中一软，忙说：“秀子，秀子，不用这样嘛！”他一边说着，一边擦去秀子脸上的泪水。他爱秀子，他活到今日，在他的记忆里，似乎对别的女人不曾动过心。从日本到中国，尤其是他率军进驻皋城，荣升少佐之后。汉奸、特工们为了讨好他这位东洋武林第一高手，也不知给他挑选了多少令人消魂的女子，然而他一见，几乎提不起一点兴趣。但是，他一见到秀子，那原始的欲望，好似一团烈火烧得他难以忍受。就连他自己也闹不清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因此，他不惜一切代价把秀子带在身边。他对秀子爱得深，但也恨得深，他恨秀子开始并不爱他，而是爱另外一个死鬼。他心里一直觉得秀子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地想着那个已到阴间的家伙。他甚至想到当他和秀子云雨绸缪时，在秀子的心里还想着那个人——他们的大师兄……

……